责编：于 庚 电话：0351-8228873 邮箱：rmdbbfk@163.com 版式：布桂丽 人民代表报

冰雪情结盼冬奥

■ 陈 裕（辽宁）

虎年新春伊始，世界迎来第一个“双奥之城”，国家体育场“鸟巢”再度被奥林匹克圣火点亮，折射出每个中国人脸上的自信与荣耀。我家也沉浸在欢迎冬奥的喜庆氛围里，特别是70岁的父亲，像个孩子似的天天守在电视机前看体育频道，生怕落下任何一场冬奥会比赛项目。

对冬奥会的这种关注度和我家的生活环境不无关联。家在北方的我们，自然对冰雪司空见惯。童年时每到冬天，嬉冰弄雪的快乐伴随着成长的岁月。深冬时节，村子里池塘的水会被冻得坚硬如铁，平滑似镜面的冰池，常常聚集了一大批孩子。每个人拿着自制的滑冰车和富有本地特色的“单脚驴”式冰鞋，在小小池塘里恣意地滑冰取乐，一方小天地里的笑声在少年的记忆里分外深刻。池塘冰面上的每个角落，都留下我们滑行的印记。及至雪花飞舞的时候，大雪厚厚覆盖了乡村，雪中的欢乐冲淡了彼时农村生活的清苦。乡村独特的冰雪条件让我们打小就爱上了这样的运动，父辈们如此，到我们这一代也是如此，之所以后来对冰雪赛事格外关注，源自内心的家乡情结。

乡村生活清苦，没有电视机的时代，我们仅靠收音机来接收体育消息。每天早晨，我家一边吃饭，一边听着体育新闻。那会儿我国的体育运动还不是十分强盛，只在羽毛球、乒乓球等几个项目有着雄厚实力，其他一些夏季运动成绩平平，而冰雪运动在国内也只是有些象征性的项目，更别说在世界大赛上争金夺银了。1979年我国第一次参加世界冬奥会，虽说没有取得亮眼的成绩，但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对于我国冰雪弱项来说，算是迈出第一步，听到这个消息，父亲激动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了，一个劲儿地叫好。可体育新闻中报道有关冰雪运动的大多数是国外运动员的成绩，父亲听到这，略有遗憾的表情，直到如今我还记忆深刻。

后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体育运动发展壮大，其中也有冰雪运动。我家获取体育新闻的工具由收音机换成黑白电视机，再到彩色电视机，生活条件的改善让我们体会到祖国的发展。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的画面，激励着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当然也包括和父亲一样关心中国体育的寻常百姓。每每有我国运动员参加的冰雪项目直播时，无论是通过收音机还是电视机，父亲加油鼓劲儿的样子，让我家洋溢着奋进的力量。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第十六届冬奥会上，叶乔波以40.51秒获得女子500米速滑银牌，为我国收获冬奥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实现了我国冬季项目奖牌“零的突破”。父亲在晚间看到这个消息，他特意写信给在外求学的我，一同分享这份快乐。当我收到父亲的来信时，我早已知晓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那时我正读大学，在大学校园里，很多人都特别关心体育赛事，我还记得每有比赛时，阶梯教室准有一台电视机被提前摆放在那，大家围坐在电视机前，给中国运动员加油呐喊。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杨扬在短道速滑女子500米比赛中以44.187秒夺金，为我国实现了冬奥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那会儿我已参加工作，爱好体育的同事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在一起讨论分享，都为我国冰雪运动的崛起而自豪。

从上小学时就喜欢上了冰雪运动，直到知天命的年纪，这一兴趣，仍未改变。常常关注中国冰雪运动员在各类大赛中的表现。像谷爱凌在雪上项目中的独树一帜，宁忠岩在速度滑冰上的异军突起，李妮娜、齐广璞、贾宗洋在雪上空中技巧的出色表现，此外中国短道速滑队保持长久优势等等，还有许多默默拼搏在冰雪赛场上的运动员们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他们呐喊，为他们加油，是我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时常有的动作。每当他们取得好成绩时，骄傲自豪的心情我无以言表，而他们发挥不理想时，我会在心里给他们鼓劲儿说，不要紧，放松心态，胜败乃兵家常事，大不了从头再来！

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又将是展示中国繁荣富强的一次盛会。北京，一城双奥的殊荣，将在历史上永远被铭记。作为中国人，在2022年，为冬奥加油，为冬奥喝彩，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呢？

过年遐想

（外一首）

■ 祁玉林（山西）

这是一个无私的时刻，
对，无私的时刻。
天上人间，
凡人最忙。
拜神敬人，
老大至上。
远行的儿女视频了，
你变得笑笑癫癫啰啰嗦嗦。
有朋自群中微信拜年，
你不知用什么新词表达内心的祝贺。
本该在日月轮回中小憩小憩，
可此刻你却找不见那个属于你自己的自我。

这是一个无诗的时刻，
对，无诗的时刻。
送走去年，
又迎新光。
老生常谈，
新意难尝。
回家探望孤老的至亲，
心中既是酸楚又是忐忑。
两鬓斑白的发小不期而遇，
你却不知鲁迅笔下的闰土是他是我？
本想爆竹会溅起心中的浪花，
可这小小的涟漪却被一地鸡毛无声地淹没。

这是一个无始的时刻，
对，无始的时刻。
岁月无情，
风雨沧桑。
周而复始，
一如既往。
那就请你把心底的诗再酝酿一年吧，
让思考的锋芒在风雨中重经焠火磨砺，
让情感的涓流在林荫下又历迴转集合。
那时的你一定像一坛陈年老酒，
童年的记忆会更加甘冽醇厚，
未来的梦想将愈益芬芳绵长。

辞旧迎新话“晋虎”

■ 张锋兵（山西）

从“晋”字的笔画结构和虎的面部特征汲取灵感，利用“晋”字书写笔画的对称结构，自上而下，与小虎面部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的构成统一起来，形成专属于山西的鲜明醒目的形象……山西文旅IP形象——“晋虎”，带着传统经典的印记和潮萌的特征，迎春送福来。

这意味着我国源远流长的虎文化中，有了新的鲜明“山西标识”。

说起虎文化，可是说来话长。早在《周易·乾卦文》中就有“云从龙，风从虎”之谈。《说文解字》中，也早有对虎的释意：“虎，呼古切。山兽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象形。凡虎之属皆从虎。”早期文字字形为横字竖写，虎字为模拟“老虎”形象而创作，大张虎口，体态修长，有花纹，象形。传统文化总是涵蕴着纳祥颂福的意味。而福虎也寄托了老百姓朴素而美好的愿望。送福添寿接喜气，福虎送福的寓意源自人们对虎的图腾崇拜。福虎添寿的寓意与人们对虎旺盛的生命力的认知有莫大的关联。

其实，虎元素早已彰显于山西的面塑、刺绣、剪纸、砖雕、琉璃等非遗文化中，与三晋民俗、手艺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晋虎形象的创作正是传统与时代的创意融合，既有品牌名称“晋”字的辨识度，又有山西民俗布老虎文化的表现特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中华第一虎的黎侯虎，也正是“晋虎”的重要构思雏形。

黎侯虎因黎城古称“黎侯”而得名。起源于商周时期的“虎图腾”，当时，在民众的日常生活、祭祀等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民众的精神信仰与寄托，也是天人合一的重要体现。经过历史变迁，黎侯虎的图腾崇拜虽已褪去，却依旧具有祈福增寿、镇宅祛灾等特殊的含义。黎侯虎造型以粗、短、胖为特点，昂首直立，四足外撇，兼具质朴憨态与威风凛凛。虎体通身花纹，栩栩如生，展现了老虎的真实形象；在色彩的选择上，以老虎的颜色——黄色为基本色调，腹部配以红色肚兜，上书写“晋”，点出了山西的简称，同时增添了虎年的喜庆与欢乐。虎手拿红色中国结，脚踩山西特色传统腰鼓，在展现山西民俗特色的同时，具有送财、纳福之意。

“摸摸虎头，吃穿不愁；摸摸虎牙，要啥有啥；摸摸虎尾，驱邪避鬼；摸摸虎背，荣华富贵……”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还不快接咱虎头虎脑的“晋虎”！

记忆中的石板滩

■ 朱德银（湖北）

石板滩坐落于张家场西头观音山南麓，与老屋湾仅百米之遥。发源于漳河新区周家集的张家场河一路向南流经石板滩再转折向东缓缓流去入桥河，最终汇入长湖。石板滩西、南两面是平坦的农田，东、北两面是紧连观音山的陡峭石壁。石壁刀削一般，高五十米出头，长两百米有余。石壁顶部依稀可见一眼眼小洞口，那是翠鸟的家，它们常年守护这里，衣食无忧。石壁中央长满了火口粗的葛藤，有的下垂壁底，如长龙戏水；有的上行岩顶，像银蛇探日；有的缠绕壁间，似情侣相依。石壁的底部由于受河水浸蚀冲刷，分化后形成的岩屋，深一米有余，长五十米开外，可容纳数十人遮风避雨。石板滩水面很宽，有两个足球场大；积水很浅，淡水季节也淹不过小孩的膝盖。滩面至西向东有三级跌水，第一级落差两米左右，第二级和第三级均在一米上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板滩周边生产队贫穷落后而且闭塞，村民的孩子想进县城逛一圈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因此，石板滩自然就成了当地孩子们玩耍的首选去处。每到春暖花开时，小伙伴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春游，或比赛打水漂，或列队斗鸡眼，或布阵捉迷藏，如此等等。最有趣的是扒螃蟹，卷起裤腿，光着脚丫，走到滩水中，轻轻地撬开石块，螃蟹就暴露出来了，最大的有拳头大，最小的也有指头大，要不了多大功夫，一两斤螃蟹就到手了，作为战利品带回家。

石板滩因地理条件独特，是名副其实的捕鱼天堂。张家场河是季节性溪流，每到发水季节，河水涨得急，跌得也快，从石板滩到长湖，数百公里的河道无障碍，每到河里涨水，长湖的鲤鱼、鳊鱼、鲫鱼、草鱼等鱼群就逆水上行，畅游无阻。当它们长途跋涉到石板滩时，若河水急跌，就只得在三级跌水面前止步，有的火速回撤，打道回府；有的就地留下，坐等成为村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村民们也经验十足，每到河水退位，石板滩跌水显现，他们就不约而同地背上笆篓，带上渔网、鱼叉，少则十多人，多则数十人，兴致勃勃地赶到石板滩捕鱼。与石板滩紧连的三百余米下游河道都是浅潭，最深的也不过一米，游到此处的鱼群容易暴露目标，轻易让人捕获。当年二十多位村民追捕鱼群的生动画面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那是一个雨过天晴的春日，村民们在石板滩下游浅潭围捕一群青鱼。青鱼游速快，像离弦的箭，身后泛起一尺多高的浪头；追捕者一网接一网撒，穷追不舍，一直将鱼群追堵到山穷水尽的石板滩跌水前的滩面上。随即摆开阵势，进行总攻。刘姓铁匠身高马大，眼疾手快，对准目标快速撒网，一网网住了三条青鱼，为了保险，他急忙呼唤身旁的同伴续补两网，三网叠加，网中鱼只得老实伏法。不一会儿功夫，十多条青鱼各有其主。最大的有二十来斤，最小的也十斤有余。

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60年代中期，二十多位北方石匠来到石板滩安营扎寨，炸石毁滩，开采石料制造石磙、猪槽、磉凳、门槛和条石，其产品供不应求。不到两年工夫，三级跌水不复存在，再后来，从石板滩至长湖的河段修筑起无数处拦水大坝，利用河水发电和灌溉农田，从此，长湖的鱼群逆行畅游张家场河就成为了历史。

我的老家在老屋湾，我的童年在石板滩边度过。如今，虽然离开故乡五十余年了，但对石板滩的记忆始终无以忘怀。每次回老家，都要到石板滩转转。沧桑巨变，旧貌尚存，只有那石壁上下垂的葛藤，如同时间老人留着的长长胡须，向人们讲述石板滩的昨天和今天。

雪

雪，
一场雪，
又一场雪，
总是与大地不期而约。
铺天盖地，
飘飘洒洒，
用生命为世界增添亮色。

是雪喜欢大地，
还是大地暗恋着雪花？
张张扬扬扑面而来，
却被悄无声息地吞噬吸纳，
不仅有她晶莹的躯体，
还有那令人傲骄的纯洁。

是雪的水性难以自抑，
还是大地的粗犷温暖了雪花？
雪从不吝啬自己的柔情，
甘愿在野性面前示弱。
雪又是那么坚韧执着，
在大地的怀抱里尽情挥发。

请不要说我缺少原则，
是雪的性格总那么决绝。
尘霾染体白黑交加，
雪落荒原化雨洗沙。
世间谁能道出真谛，
这一场场雪呀，
既然义无反顾地飘然而下，
又怎么在乎什么圣洁无暇！

拜大年

■ 刘明礼（河北）

如果说年节是场大戏，那么大年初一无疑是剧的高潮。而最热闹的场景，非拜大年莫属。

我小的时候，还没有电视，更遑论春晚！吃过年夜饭，无非是和家人玩几把扑克或纸牌儿。等到哈欠连天，也就钻被窝睡下了。

老家的习俗，大年初一一定是要起五更的。“腾——咔——”，不知是哪个捣蛋鬼，鸡刚刚叫过三遍就早早放起了爆竹。两声二踢脚响，霎时引爆满村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时，不待爹娘召唤，我便一个骨碌爬起来，穿上除夕晚上娘给放在枕边的新衣，急不可待地点根香跑到院子里放鞭炮。还没放过瘾，只听爹高声喊道：“拉鞭吧，煮饺子啦。”鞭拉完，饺子也出锅了。

热气腾腾的饺子摆在桌上，但还不能动筷。因为还有一项重要仪式——给爹娘磕头。哥哥站在炕前，双手合拳，作揖躬身，双膝跪地，嘴里说着：“爹，给您拜年了！”然后身子前倾，几近俯地，起身后又作一个揖。接着，如是重复，给娘磕头。我学着哥哥的样子，也给爹娘磕头拜年。娘往往会说上一句：“别磕了，有么用咦……”可是，我倒觉得这事蛮神圣蛮庄重。爹娘养育一场，辛苦一年，大年初一给爹娘磕个头谢恩，岂不应当应份？

跟忖量好似的，饺子吃完，刚收拾好桌子，就听院里有人喊：“三叔、三婶，给你们拜年了！”话音未落，堂哥堂嫂已进了隔山门，屈身便跪倒磕头。娘忙不迭地把他们搀起来，端出早已准备好的花生瓜子糖块。堂哥堂嫂坐在我家嗑瓜子喝茶水，我和哥哥去给伯父大娘磕头拜年，然后回家和堂哥他们会合，一家挨一家去给本家的爷爷奶奶、伯伯大娘、叔叔婶婶拜年。

家族的人越汇越多，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大群。再到下一家去，大人们走在前头，小孩跟到后头。庄稼人大多是小屋子小门，哪盛得下这么多人，往往是前面的已磕过了头，后面的还没进屋，“滥竽充数”也就蒙混过关了。我们这些小孩，心里琢磨的倒不是该不该给长辈磕头，而是拜完年会不会得到压岁钱，留意的是别人家院里有没有绝捻的小鞭。

每到一家，主人多数会拦着不让磕头。遇到年轻些却长在辈儿上，或者是关系稍远一点的本家，很多时候不用磕头，嘴上拜拜，比划比划，样式样式，主家一拦也就“顺坡下驴”了。可遇到辈份高、岁数大、礼法多的，糊弄不过去。那时我有一个远房四奶奶，据说已出了五服。每年到她那拜年，老太太本来是在屋门口站着，见有晚辈登门拜年，赶忙说“等会啊”，然后颠着小脚爬上炕，在炕头坐定整理好衣服，正襟危坐后才说“磕吧”。等我们磕过头，她再屁股一扭一扭地从炕头下到地上，端花生瓜子拿烟笸箩，给我这样的小孩子一张蔫巴票子。

村里人很多是亲连着亲，而我们家要属“孙子辈”，父母的礼数又周到，拜年往往要转上大半个村。满大街遇到的都是拜年的人，男男女女大人小孩说说笑笑，见面说几句吉祥的话，没大没小地互相数数贫嘴打打哈哈，亲情乡情邻里情显得无比融洽，也把年烘托得更加喜庆热闹。

18岁时，我离开了家乡。结婚成家以后，虽然每年春节大多会回家过年，可父母不再让我们磕头拜年。而不知从什么时候，村子里的人初一拜年，也很少有人磕头了。如今回家过年，人们依然还起五更，依然挨家挨户去给长辈拜年，但多是带上一份礼品，送去一份祝福的心意。拜年磕头的习俗，已渐行渐远……

正月十五灯笼红

■ 罗昭伦（重庆）

“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妆。”正月里，徜徉在被月色灯影儿包围的大街上，望着孩童们小手牵着大手，好奇地在各式花灯垂挂、灯树丛生、人山灯海的广场上欢快地穿梭嬉戏，望着灯笼那一闪一闪的光团随风流转，儿时过年玩灯笼的点滴趣事再次涌入我的脑海。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来到现在居住的城市时，初春似乎更多地沿袭着冬日的清冷，寒风吹得人瑟瑟发抖，直缩脖子。春节过后，常常还有皑皑白雪固守着冬天的执着，静静地铺满城区的大街小巷，给每一条街巷里或大红或五彩或走马或水晶的灯笼统统戴上了雪白的绒帽。随风起舞的雪花，时不时地从屋顶、树梢上打着旋儿，飘落到踏雪赏灯的大人们的额头，沾挂在挑着灯笼嬉笑打闹的孩童嘴角。此刻，嘴馋的孩童会赶忙用舌尖去舔舐那花开六瓣的如饴雪凌，丝丝清甜甘凉飕飕地滑过喉咙，仿佛品茗到了琼脂玉液似的，瞬间，让这些孩子们浸入正月十五那宛如美丽童话般的仙境里。

在我的记忆里，红灯笼是用一根细长的竹竿挑着，里面红烛燃烧，跳动着的小火苗，犹如跃动的生命。在城区的闹市地段，从腊月开始，街边便有了卖灯笼的摊点。捱到正月十五，满街更是红彤彤的一片。那是倒春寒的嗖嗖冷风吹红的一张张笑脸，那是随风摇摆如迪斯科的宫灯、花灯、走马灯的喜悦。街道上，隔一两天还会有一位卖灯笼的小贩，推着满满一排子车的各式灯笼，走街串巷地叫卖。曾听老人讲，这些小贩都是从附近来的艺人，每一盏灯笼都是以竹为支架的传统手工制作，从削竹篾、扎竹架、糊纱纸、画图案到上色，步骤相当复杂，没有点真功夫是扎不出像样的灯笼的。每当远远听到小贩的吆喝声，不管小伙子还是女娃儿，都按捺不住跟在卖灯笼小贩的后面，边走边瞧不亦乐乎。

印象深刻的是正月十五晚上，一帮孩子挑着各自的灯笼去“赛灯”。据母亲说，“赛灯”的意思是在正月十六那天，孩子睡觉前，引燃自己灯笼的同时，许下新年的愿望就一定能够实现。那时候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把“赛灯”作为显摆和比拼输赢的游戏。一边雄赳赳气昂昂地显摆着自己的灯笼如何如何漂亮精致，一边用各自的灯笼作为武器相互碰灯，目的是要把对方的灯笼碰得燃起来。因为灯笼大多是纸质裱糊的，里面点着小蜡烛，一经碰撞便很容易引燃。一时间，你碰我，我碰你，相互追逐躲闪，大呼小叫，别提有多快乐了。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如今的正月，满城尽是霓虹争彩、花灯斗艳，像流动的彩虹漂浮在平坦宽阔的街巷里，像五彩斑斓的丝带拂过男女老少身旁，整个城区都沉浸在一片祥和繁华的喧闹欢腾中。置身于这片幸福安详的欢乐海洋，终于懂得了老人们曾说过的“每个灯笼都是有生命”那句话的意思，那灯笼里燃起的火红烛芯，正是一代代质朴可爱、造就美满生活的人们的不屈灵魂。这样的灯笼高挂在心间，生生世世都燃烧不尽，永远照亮前方。

新年感悟

■ 鲁庸兴（湖南）

“小寒大寒，一年过完。”年，就这样，一年又一年，隆重而来，悄然而去；丰富了记忆，苍老了容颜；迎来了春光，送走了冬寒。经历了流年聚散，体会了人情冷暖。当喧嚣归于平静，当繁华走向平凡。静静地感悟，才发觉生活的真谛是平平淡淡。

过年其实就是一场人们的迁徙和盛宴，多少人把乡愁和思念全部牵系给那张小小的车票，千里迢迢回到那陌生又熟悉的故乡，只为慰藉那份失去的亲情。小聚数日匆匆离开，享受新年短暂的温馨与欢乐后，又离开故乡，踏上新的征程，给父母和亲人留下无尽的思念和牵挂。

过年了，不经意间又长了一岁。昔日的时光，不管你是喜悦、是收获、还是失败，一切都重新再来。过年，是一双无形的手，把人生书卷的一页翻过去，新的一页摆在你面前，等待你写下新的人生履历。

过年，是岁月赐给你的心灵的钥匙，请你给它上足人生的发条，每一个日子其实就是人生时钟上的一段空格。过年了，就让我们在时钟的指针重叠的刹那，再度绷紧生命的发条，然后珍藏起过年这把钥匙。请牢记，你一生中使用它的机会只有数十次。

过年了，疲惫地走过了岁月赐予的一段路程，到了一处新的驿站，但不要忘记，前方还有更远的路要走。人生中总有或多或少的期盼，它们是发光的珍珠隐藏在前方的路途中，只有在人生将尽的刹那，你才会感悟到：在人生的驿站上，其实还能获得丰硕的果实 ……

过年就是一颗果实，或丰润或干瘪，它是岁月的馈赠，人们都似乎以相同的形式和绝对不同的心情接受它。过年了，只有自己清楚，心灵深处的枝头上，悬挂着一颗什么样的果实，是喜果是酸果还是甜果，全在于自己如何以虔诚的心灵和辛勤的劳动去培育。

人生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田野，过年了，你就像一位老农耕耘完一垄田亩，在田头稍停片刻，然后，你又要重振精神，再次驱动生命的犁铧。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不管蕴含了何等深的内涵，过年永远是时光流动的一种标志。有一则广告就警醒人们：如果时光能倒流，那一切……其实，如果时光真的能够倒流，那又有什么可珍惜的呢？这人生，那又有什么价值呢？因此，但愿时光能让我们感到它每时每刻都弥足珍贵。

过年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礼物，是我们辞旧迎新、继往开来的时间驿站。新的一年，新的空白承载新的希望，让我们撸起袖子，插上梦想的翅膀展翅翱翔吧！

（主管）主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出版：人民代表报社 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19号 邮编：030073 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排版：本报照排中心 印刷：山西太报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0004000054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每期定价：1.60元 全年定价：249.60元